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近期歐洲恐怖主義發展之研析

An Inquiry to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errorism in Europe

doi:10.30390/ISC.201612\_55(4).0005

問題與研究, 55(4), 2016

Issues & Studies, 55(4), 2016

作者/Author：林泰和(Tai-Ho Lin)

頁數/Page：113-12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612\\_55\(4\).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612_55(4).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近期歐洲恐怖主義發展之研析

林 泰 和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 摘 要

2016 年夏，歐盟面臨近 20 年來恐怖主義威脅的最高峰。2015 年初開始，伊斯蘭恐怖分子陸續對法、比、德等國境內大城發動恐怖攻擊，使歐洲國家陷入極度恐慌。本文從歐洲恐怖主義的歷史背景出發，討論歐洲恐怖主義意識形態基礎的轉變，並描述伊斯蘭國對歐洲的威脅。此外，歐洲外交安全政策、內部移民問題與社會問題、聖戰意識形態、網路科技等因素，皆對歐洲近期恐怖主義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此一波歐洲恐怖攻擊方式，主要以孤狼式攻擊為主，而歐洲聯盟也以內部與外部行動，企圖回應此波恐怖主義威脅。未來「伊斯蘭國」可能以「理念」型式的方式發展，勢將對歐盟構成另一波更嚴峻安全挑戰。

關鍵詞：恐怖主義、歐盟、伊斯蘭國、蓋達、反恐

\* \* \*

### 壹、問題背景

2015 年元月，武裝恐怖分子闖進巴黎《查理週刊》開槍掃射，造成週刊編輯等 12 人死亡；11 月中旬，恐怖分子再度襲擊巴黎鬧區，造成 130 餘人被屠殺，事後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官方承認，此一系列攻擊是其所策畫。2016 年 7 月 14 日法國國慶日當天，南部濱海城市尼斯遭受重大恐怖攻擊。恐怖分子以卡車，衝撞碾壓觀賞煙火秀的群眾，造成 86 人死亡，法國因此成爲歐洲唯一連續多次遭遇恐怖攻擊的國家。<sup>①</sup>此外，2016 年 3 月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機場與地鐵，遭受伊斯蘭國協同式的恐怖攻擊，造成 34 人死亡。

無獨有偶，德國在今年（2016）夏天，亦遭受連串恐怖攻擊，從 7 月 18 日到 25 日，接連發生 5 起攻擊案，造成 15 人死亡。伊斯蘭國宣稱犯下其中兩起，另外 3 起的

註① 吳東野，「歐洲恐怖主義趨向內地化」，上報，[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81](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81)，檢索日期 2016 年 8 月 5 日。

攻擊嫌犯為尋求庇護的難民。事實上，2011年3月2日德國即遭受第一次伊斯蘭恐怖攻擊，科索沃裔聖戰士巫卡（Arid Uka）在法蘭克福機場，殺死兩名美國軍人。<sup>②</sup>上述2011年開始一系列在歐洲爆發的恐怖攻擊浪潮，使得國際社會將再度聚焦歐洲的恐怖主義威脅。歐洲高級反恐官員葛洛夫（de Kerchove）在2016年9月表示，歐洲的恐怖主義威脅瀕臨近20年來的頂點。但事實是，從歷史的角度觀察，歐洲對於恐怖主義並不陌生。

歐洲恐怖主義問題由來已久。1970與1980年代，歐洲恐怖攻擊大部分有地域的局限性以及民族主義傾向，目標為追求國家獨立或自治，例如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艾塔組織或北愛爾蘭共和軍。<sup>③</sup>大約同一時期，以意識形態為主的恐怖組織開始在歐洲肆虐，例如德國的赤軍連與義大利的赤軍旅。1990年代，在歐洲死於恐怖攻擊的人數逐漸減少。有別於1970與1980年代歐洲以民族主義、左派意識形態為主的恐怖主義，1990年代開始，伊斯蘭恐怖主義開始在歐洲發展，例如1995年阿爾及利亞恐怖組織「伊斯蘭武裝組織」（GIA）在巴黎捷運與地鐵，進行一系列攻擊，起因於法國介入阿爾及利亞內戰。英國與法國成為恐怖攻擊目標的歷史背景是，英國是為了對付愛爾蘭恐怖主義，法國則因介入阿爾及利亞內戰。但是911事件後，伊斯蘭恐怖主義開始在歐洲匯集，蓋達組織不僅成為關鍵行為者，更是跨國與本土恐怖組織意識形態的主要來源。<sup>④</sup>更明顯的是，911恐攻事件後，歐洲伊斯蘭的恐怖攻擊計畫，就有增加的趨勢（如圖1）。

伊斯蘭恐怖分子在2004年與2005年分別在馬德里與倫敦的大眾運輸工具，發動大規模恐怖攻擊。圖1的資料顯示，2008~2013年恐怖攻擊計畫的增加，有非常明顯的趨勢，而此一趨勢與2010年開始的幾起事件有關：例如阿拉伯之春、敘利亞內戰、賓拉登死亡、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蓋達中心的弱化、網路社群媒體的發展等。<sup>⑤</sup>2014年夏天伊斯蘭國在伊拉克與敘利亞「建國」之後，先後主導2015年11月及隔年3月在巴黎及布魯塞爾的大規模恐怖攻擊。2001~2016年初，西歐共有600人死於恐怖攻擊。<sup>⑥</sup>在此期間，受到極端宗教思想所「鼓勵」的恐怖主義事件不斷攀升，如圖2所顯示，2011~2015年間，因為宗教或聖戰恐怖主義受逮捕嫌犯人數，從122人上升到687人。

註② Guido Steinberg, *German Jihad: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slamist Terror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13), p.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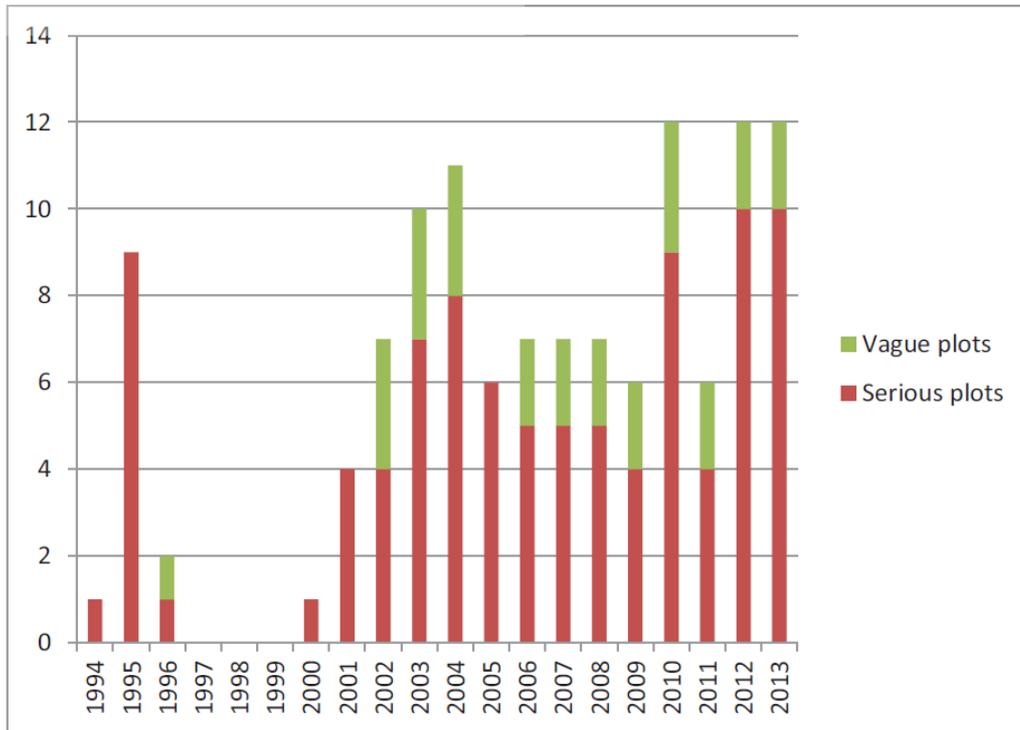
註③ Andrea Backhaus, "Die Bedrohung trifft uns alle," *Zeit Online*, <http://www.zeit.de/politik/2016-08/terror-europa-gewalt-arabische-perspektive-alltag-5vor8>. Accessed on August 4, 2016.

註④ Ryan Shaffer, "Jihad and Counter Jihad in Europe: Islamic Radicals, Right-Wing Extremists, and Counter Terrorism Respons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8, No. 2 (2016), p. 391.

註⑤ Peter Nesser, "Toward an Increasingly Heterogeneous Threat: A Chronology of Jihadist Terrorism in Europe,"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7, No. 5 (2014), pp. 450-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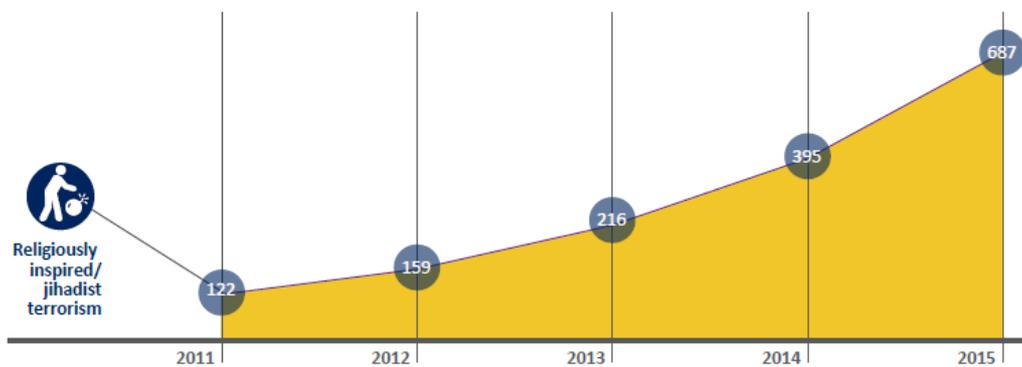
註⑥ Backhaus, "Die Bedrohung trifft uns alle,"

圖 1 1994-2013 年聖戰組織在歐洲的恐怖攻擊計畫



資料來源：Peter Nesser, "Toward an Increasingly Heterogeneous Threat: A Chronology of Jihadist Terrorism in Europe,"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7, No. 5 (2014), p. 450.

圖 2 2011-2015 年宗教或聖戰恐怖主義受逮捕嫌疑犯人數



資料來源：TE-SAT (2016): *European Union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16* (The Hague Europol 2016), p. 22.

由以上問題的背景分析得知，2000 年以後，歐洲恐怖攻擊大致與極端伊斯蘭宗教思想有密切關係。

## 貳、伊斯蘭國對歐洲的威脅

### 一、伊斯蘭國攻擊擴及歐洲

具體而言，以伊斯蘭國為基準，歐洲 2000 年後的恐怖活動與伊斯蘭國前身（例如蓋達本體或其分支「伊拉克蓋達組織」）、伊斯蘭國本體、伊斯蘭國的附隨組織及受到伊斯蘭國「啓發」（inspired）的個人有關。位於葉門的「阿拉伯半島蓋達組織」對歐洲來說，雖仍是一個重要的恐怖威脅，例如 2015 年初《查理週刊》恐攻的嫌犯即來自該組織。<sup>⑦</sup>但 2015 年後歐洲的聖戰恐怖攻擊，絕大部分都是以伊斯蘭國名義所執行，從 2014 年 6 月「伊斯蘭國」建立到 2015 年底的 18 個月當中，伊斯蘭國已經在 18 個國家直接執行或「啓發」至少 50 起恐怖攻擊事件，造成至少 1100 人死亡。<sup>⑧</sup>未來前往敘利亞的歐洲人或會減少，但受到網路或社群媒體「啓發」的歐洲人將會增加。

隨著效忠伊斯蘭國的附隨組織急速增加，遭受攻擊的受害區域從 2013 年的 4 個國家，2014 年增加為 19 個，到了 2015 年成長為 33 個。<sup>⑨</sup>2015 年伊斯蘭國在全球有 27 個附隨組織，在 20 個國家執行攻擊。<sup>⑩</sup>因此，伊斯蘭國攻擊的目標從原來僅局限於中東地區，擴散到世界許多國家，歐洲因此無法置身事外。許多歐洲的聖戰士在伊斯蘭國佔有重要職位，並與母國的恐怖組織細胞維持聯繫。<sup>⑪</sup>2015 年在歐盟有 150 人死於聖戰恐怖攻擊，聖戰攻擊的次數由 2014 年的 4 起攀升到 2015 年的 17 起。<sup>⑫</sup>

近期伊斯蘭國爲了回應外部壓力與西方的軍事行動，可能會加強對於海外的攻擊，而反伊斯蘭國陣線的歐盟國家，因此成爲聖戰恐怖分子合法的攻擊目標。伊斯蘭國海外的恐怖活動，將有助於從歐洲與西方招募成員，以持續在伊拉克及敘利亞的戰爭。<sup>⑬</sup>此一邏輯可以解釋，爲何 2015~2016 年歐洲的恐怖攻擊，強度與密集度有增加趨勢。伊斯蘭國在其宣傳影片中，持續威脅反伊斯蘭國聯盟的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比利時、義大利與英國。因此總結來說，以 2015 年的情況觀察，伊斯蘭國在歐盟區域的細胞，大部分爲本土型細胞。而本土恐怖分子的形成，已由長期激進化（radicalization），轉爲快速徵募。在目標選擇上，伊斯蘭國偏好選擇軟目標，尤其是平民聚集的目標，因爲比起關鍵基礎設施如軍方、警方的硬目標，攻擊更有效率。<sup>⑭</sup>

註⑦ TE-SAT (2016): *European Union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16* (The Hague Europol 2016), p. 22.

註⑧ *Ibid.*, p. 6.

註⑨ Erin Miller, "Patterns of Islamic State-Related Terrorism," *Background Report*, START (August 2016), p. *Ibid.*, p. 4.

註⑩ *Ibid.*, p. 7.

註⑪ TE-SAT 2016, p. 6.

註⑫ *Ibid.*, p. 22.

註⑬ TE-SAT 2016, p. 7.

註⑭ *Ibid.*, p. 6.

## 二、伊斯蘭國聖戰士陸續返歐

美國情報單位統計，自 2011 年開始，共有來自 120 個國家，4 萬 2 千名戰士開赴或嘗試開赴敘利亞與伊拉克，其中包含 7600 名西方人，內含 260 位美國人。<sup>⑮</sup>根據「歐洲警政署」(Europol) 的統計，至 2015 年為止，約有 5000 名歐洲人前往敘利亞與伊拉克等衝突地區，其中來自比利時、法國、德國與英國的人數大約佔四分之三。<sup>⑯</sup>這 5 千名歐洲人當中，大約有 1700 名已經返回歐洲，仍有超過 3000 人留在伊拉克與敘利亞。

2015 年初，伊斯蘭國開始派遣聖戰士進入歐洲，部分細胞策畫與執行 2015 年 11 月巴黎與 2016 年 3 月布魯塞爾的恐攻。<sup>⑰</sup>這些「外國恐攻戰士」(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FTF)，從中東衝突區返回歐洲的聖戰士，因為具有訓練與戰鬥的豐富經驗，因此可強化其執行恐攻的能力，或是奉命執行或是單獨行動。因此，在國外富有戰鬥經驗外國恐攻戰士，十分致命。<sup>⑱</sup>整體而言，歐洲不僅是恐怖主義受害嚴重的區域，也是恐怖分子輸出的重要地區。

隨著美國領導反恐聯軍的空襲，並配合伊拉克政府的地面部隊，伊斯蘭國在 2016 年 10 月占領的領土面積，較 2015 年 1 月勢力最興盛時，萎縮了 28%，從 78,000 到 65,500 平方公里，約等於斯里蘭卡的面積。如果日後聯軍成功收復失土，將會導致當地歐洲聖戰士的大舉返鄉潮，大幅增加歐洲恐怖攻擊的風險，長期而言，勢將對歐洲安全造成巨大衝擊。另外一種可能是，伊斯蘭國戰士在伊拉克與敘利亞戰事失利後，可能轉向利比亞，以當地的堅固據點為跳板，再度返回歐洲。

## 參、歐洲恐怖活動發展的原因

### 一、外交與安全政策

歐洲之所以成為恐怖攻擊主要目標，原因之一雖然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根源超出歐洲可控制範圍之外，但是歐洲外交政策無論作為或不作為（消極作為），顯然都有推波助瀾的效用，積極作為包括美國主導的阿富汗與伊拉克反恐戰爭，以及對「伊斯蘭國」的空襲；消極作為包含對敘利亞內戰調停的失敗。

1995~2011 年法國是歐洲政府中，對抗伊斯蘭極端主義最積極的國家。<sup>⑲</sup>2014 年 9

---

註⑮ Eric Schmitt, "Caliphate in Peril More ISIS Fighters May Take Mayhem to Europ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8, 2016, P A 11.

註⑯ TE-SAT 2016, pp. 26~27.

註⑰ Julian E. Barnes, "Europe Concerned About Return of Islamic State Militan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8, September 2016.

註⑱ TE-SAT 2016, pp. 26~27.

註⑲ Shaffer, "Jihad and Counter Jihad in Europe," p. 300.

月，法國總統歐蘭德表示同意伊拉克政府的要求，派遣戰機空中支援伊拉克部隊對抗伊斯蘭國。2015 年 9 月，在難民潮的壓力下，法國宣布對伊斯蘭國的空襲行動擴大到敘利亞境內。2015 年 11 月巴黎恐攻後，伊斯蘭國宣布對此事件負責，並聲明這是為了報復法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對伊斯蘭國目標的空襲。此外，2010 年 11 月當時德國內政部長即警告，德國遭到恐怖攻擊的風險，而且基於兩個理由：蓋達與聖戰分子將攻擊德國，強迫其撤出阿富汗戰場，視為主要目標；其次 2007 年以後，越來越多不同背景的德國人，已經找到前往巴基斯坦蓋達訓練營的管道，並在當地接受訓練，構成德國國內嚴重恐攻威脅。<sup>⑩</sup>

2016 年 7 月，英國爵士齊爾考特 (Chilcot) 主導的《伊拉克戰爭調查》報告出爐。此報告認為，英國捲入伊拉克戰爭的決定是錯誤的。事實上，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開啓了中東持續動盪的「潘多拉盒子」，帶來宗派主義、恐怖主義和暴力。以俄國在車臣的經驗來說，軍事反恐只會製造更多恐怖分子、叛亂分子；後來俄國官員採用非軍事手段，包含將當地菁英納入統治階層，逐漸改善當地經濟困境等措施。<sup>⑪</sup>

最根本的問題是，伊拉克穆斯林遜尼派在 2003 年美國入侵後，受到什葉派當政者系統性的迫害甚至屠殺，導致境內遜尼派的大舉反撲，此為「蓋達伊拉克組織」成立的背景。2011 年在阿拉伯之春的背景，敘利亞爆發內戰，使得反伊拉克政府的遜尼派，勢力得以迅速擴張到敘利亞，形成今天伊斯蘭國成立與茁壯的堅實基礎。

## 二、歐洲移民與社會問題

1950 年代開始，歐洲的穆斯林人口顯著持續成長。第一波在 1950 與 60 年代，英國、德國與法國，分別接納來自巴基斯坦，土耳其與阿爾及利亞的移民或移工。北歐國家（例如丹麥、荷蘭與瑞典）在 1970 與 1980 年代主要是以人道理由，接受伊斯蘭國家的移民，此為第二波。第三波從 1990 年代開始，阿爾及利亞政變後，許多當地難民前往歐洲尋求庇護。上述三波穆斯林移民與其後代，構成今天歐洲的穆斯林社群。<sup>⑫</sup>

2010 年歐債危機爆發後，西歐國家的經濟就陷入了疲軟。在此期間，歐洲的社會福利在削減，社會矛盾在激化。歐洲許多國家因為有殖民的背景，因此境內有許多穆斯林社群。在巴黎與布魯塞爾，北非裔的第一代移民與其第二代人口分別佔當地人口的 15% 與 26%。大部分的穆斯林社群，無法順利整合到當地社會，成為社會的邊緣人，而且長期飽受歧視，遭歐洲主流價值邊緣化。在這種社會歧視充斥、就業機會缺乏的惡劣環境下，「聖戰意識」趁機萌芽。

2015 年夏天，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難民危機席捲歐洲，此為第四波大移民潮。部分歐洲國家出於人道壓力或是勞動力需求接納難民。但在仁慈的背後，不少人擔心，潛伏在歐洲的聖戰士，可能滲透或拉攏這些脆弱無依的難民，形成歐洲本土的伊斯蘭國

註⑩ Steinberg, *German Jihad*, pp. 7-9.

註⑪ Shaffer, "Jihad and Counter Jihad in Europe," pp. 388-389.

註⑫ Nigel Inkster, "Chapter Four: Terrorism in Europe," *Adelphi Series*, Vol. 50 (2010), pp. 80-81.

武裝分子。除此之外，在中東身經百戰的外國聖戰士，極有可能利用非法移民的走私路線與網絡，使用偽造旅行證件，配合人蛇集團的後勤支援，找到重返歐洲的管道。據估計，2016 年將會有超過 90% 以上往歐盟移動的移民，是透過走私集團的網絡進行。以 2015 年 11 月巴黎恐攻的 13 名嫌犯為例，其中兩名是由敘利亞混進難民潮之中，透過希臘進入歐盟。<sup>㉓</sup>聖戰士利用移民管道的大量湧入，加上已經抵達歐洲的難民，停留期間若受到思想激化，將導致伊斯蘭國如癌細胞般擴散，這不僅威脅歐洲國家，也威脅其他國家。

### 三、聖戰意識形態

基本上，聖戰是伊斯蘭恐怖組織組織的核心價值與信仰，其中對抗西方為聖戰的關鍵元素，沒有聖戰，就沒有伊斯蘭，從事聖戰是皈依穆斯林的證明。整體而言，聖戰的理念迷思已經成為蓋達與其分裂組織伊斯蘭國的戰略手段。<sup>㉔</sup>歐洲聖戰主義的發展與歐洲穆斯林社群的激進化，息息相關，尤其是 1980 年代阿富汗對抗蘇聯的聖戰。戰後許多聖戰士返回歐洲，並且在 1996 年塔利班取得政權後，往返車臣與阿富汗。<sup>㉕</sup>近來在歐洲的「聖戰」論述，認定任何異教徒都是全球對抗伊斯蘭戰爭的支持者，在防衛聖戰理念的名義下，合理化將歐洲的軍事與平民目標，列為攻擊的對象。如果恐怖分子本身有心理問題，再加上聖戰意識形態的影響，將會產生綜效，攻擊目標會多元化而攻擊規模也會擴大。<sup>㉖</sup>

因為身處異鄉，極少數在歐洲無根的穆斯林年輕移民或難民，精神不穩定，接受片段的宗教教義的影響，極可能在聖戰意識形態中，找到最後的出路或精神支撐。<sup>㉗</sup>研究指出，2000 到 2015 年所發生的恐怖攻擊中，有 35% 可歸咎於不健康的心理失調。而伊斯蘭國的外國戰士有許多在加入前已經有心理問題。尼斯恐攻的兇嫌據信罹患嚴重精神疾病，並在持續治療中。2014 年 12 月在法國發生的數起恐攻事件，皆與兇嫌的精神疾病有關。<sup>㉘</sup>

### 四、網路科技與社群媒體

網路科技與社群媒體的興起，可作為一個絕佳平台，將西方穆斯林社群以及極端宗教思想相互結合，而不需要同一種族或社群個人之間實體的互動，因此嚮往聖戰的

---

註 ㉓ Europol & Interpol (2016): "Migrant Smuggling Networks-Joint Europol-Interpol Report-Executive Summary," *Europol & Interpol*, May 2016, pp. 10~11.

註 ㉔ 林泰和，「蓋達組織的戰略文化」，*問題與研究*，第 55 卷第 2 期（2016 年 6 月），頁 14~16。

註 ㉕ Inkster, "Chapter Four: Terrorism in Europe," pp. 81~82.

註 ㉖ Europol 2016: 1~2.

註 ㉗ Tanja Dücker, "Letzter Ausweg Jihad," *Neue Zürcher Zeitung (NZZ)*, <http://www.nzz.ch/meinung/kommentare/junge-muslimische-instant-terroristen-letzter-ausweg-jihad-ld.106666>. Accessed on September 11, 2016

註 ㉘ Europol 2016: 1~2.

年輕人不必加入恐怖組織，使自己激進化或是取得相關恐怖攻擊計畫的知識。<sup>㉔</sup>所謂激進化，通常是指採取一種被主流社會拒絕的世界觀，並以此將暴力合理化，藉以促使社會與政治的改變。<sup>㉕</sup>與以往恐怖分子不同的是，這些人的激進化與動員大都經由線上論壇或影音網站所促成，不再透過組織聚會。因為這些人激進化過程發生在家中等私密地點，加上匿名的特性，構成政府執法人員的挑戰。<sup>㉖</sup>

網際網路激進化的過程，經由兩個層面的運作：首先網際網路成爲被動資料庫，提供個人接受極端意識形態的管道，孕育對外在事件的憤怒；其次，網路論壇社群的匿名特性，可讓訊息提供者，推動更激進暴力的想法，造成累積效應，激進化暴力極端主義至頂點。<sup>㉗</sup>2009 年英國的喬德芮 (Roshonara Chuodry) 成爲第一位列名在案的線上激進恐怖分子，在短短 5 個月的時間，透過伊斯蘭網站論壇而激進化，包含已故蓋達分子奧拉基 (Anwar al-Awlaki) 的教條宣傳影片，進而試圖將自己的理念付諸實施，於 2010 年 5 月攻擊英國國會議員提姆斯 (Stephen Timms) 未遂。<sup>㉘</sup>因此下一代恐怖分子大多數會是在家中安靜激進化的孤狼，以避免政府偵察。未來由組織規畫與執行並且高度致命的恐怖攻擊，將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由恐怖組織下線所運作，由個人執行，雖然致命性較低，但是數量更多的孤狼式攻擊。<sup>㉙</sup>

2011 年 3 月在德國法蘭克福機場發動恐怖攻擊的兇手巫卡，即是依賴網路進入聖戰的世界。此一事件說明，網路在年輕穆斯林激進化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以及孤狼恐怖分子的嚴重威脅。<sup>㉚</sup>英國與其他歐盟國家指出，恐怖組織媒體在「啓發」與激進化的極高效率。伊斯蘭國尤其擅長使用網路社群媒體，鼓勵恐怖分子從事孤狼攻擊。<sup>㉛</sup>

網路與恐怖主義的匯流將會是未來的趨勢。恐怖分子可以使用既有網路犯罪的模式與工具，進行攻擊，例如將「犯罪模式服務」(Crime-as-a Service, Caas)，應用在恐怖主義上。恐怖分子很可能使用網路，攻擊關鍵基礎設施，網路科技可以使恐怖分子在遠方行動，不用長途旅行，加上網路加密與匿名特性，將使得偵測犯罪越加困難。<sup>㉜</sup>蓋達組織與伊斯蘭國在網路與社群媒體上激烈競爭的結果，已經加速的全球聖戰宣傳的傳播數量。<sup>㉝</sup>

註 ㉔ Shaffer, "Jihad and Counter Jihad in Europe," p. 385.

註 ㉕ Mohammed Hafez & Creighton Mullins, "The Radicalization Puzzle: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Homegrown Extrem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1 (2015), p. 960.

註 ㉖ Juliann Hitt D., 「網際網路與反恐制變」，國防譯粹，第 43 卷第 8 期 (2016 年 8 月)，頁 52~53。

註 ㉗ 同前註，頁 54~56。

註 ㉘ 同前註，頁 55。

註 ㉙ 同前註，頁 57。

註 ㉚ Steinberg, *German Jihad*, pp. 5, 7.

註 ㉛ TE-SAT 2016, p. 7.

註 ㉜ *Ibid.*, pp. 8~9.

註 ㉝ *Ibid.*, p. 16.

## 肆、攻擊手法

孤狼恐怖攻擊是目前全球恐怖主義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對於蓋達與伊斯蘭國來說，孤狼型攻擊是最受歡迎的攻擊戰術。2011 年賓拉登死後，孤狼攻擊成爲蓋達官正式的作戰準則。2015 年蓋達精神領袖札瓦希里 (al-Zawahiri) 在 911 事件 14 週年紀念日時強調，鼓勵歐洲的穆斯林在當地國使用孤狼式攻擊，以免在旅行前往衝突地區時，暴露被鎖定的風險下。2015 年伊斯蘭國發言人艾達尼 (Abu Muhammad al-Adnani)，向其支持者鼓吹，使用任何方式，攻擊西方的十字軍。2015 年 5 月伊斯蘭國領袖巴格達迪明確表示，伊斯蘭國支持者僅有兩個選擇，旅行到伊斯蘭國的領土並實際參與，或是在母國發動攻擊。<sup>⑳</sup>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啓發性」攻擊的地點，大多遠離於伊斯蘭國分支活動的區域，例如中東、北非、巴基斯坦與阿富汗，而集中於歐美。以及 2014~2015 年間，其中在美國發生 8 起，法國 6 起，丹麥 2 起。在法國，除了 2015 年 11 月巴黎恐攻爲伊斯蘭國本體主導外，其餘 6 起恐攻，皆爲啓發式攻擊，造成包含兇嫌等 9 人受害，其中 3 起爲孤狼行爲者所爲。<sup>㉑</sup>

一般而言，孤狼是弱勢的機會主義者，目標選擇主要被意識形態驅動，因爲弱勢，所以攻擊目標大多位於他們所熟識的環境與地理範圍。<sup>㉒</sup>孤狼通常有私人以及政治上的不滿情緒。基本上，孤狼攻擊者會展現心理的不穩定狀態，而這也可以解釋，爲何他們容易擁抱極端的意識形態以及無法在群體中行動。所以，孤狼恐怖分子患有精神疾病的機會比在組織內運作的恐怖分子多出 13.5 倍。除此之外，孤狼通常是經由線上網路或社群等媒介，使其思想逐漸激進化，進而被動員，乃至於最後遂行恐怖攻擊。

2015 年 11 月的巴黎與 2016 年 3 月的布魯塞爾恐攻後，伊斯蘭國明確承認其犯行，並宣稱是其派遣成員所爲。除此之外，2015 年以來在歐洲所發生的恐怖攻擊，幾乎都是孤狼而非組織性恐攻，關鍵在於承擔責任的用字遣詞，特別是艾馬克通訊社 (Amaq Agency) 的訊息，通常使用「哈里發士兵」或是「伊斯蘭國戰士」等用語。<sup>㉓</sup>2016 年在美國奧蘭多、法國曼紐費勒 (Magnanville)、尼斯以及德國烏茲堡的恐攻案件中，兇嫌可以說是伊斯蘭國的支持者，但並非其成員。在這 4 起恐攻中，沒有證據顯示由伊斯蘭國策劃、後勤支援或直接執行。<sup>㉔</sup>因此，這些孤狼型攻擊，似乎已成爲未來恐攻形態的主要趨勢。

註 ⑳ *Ibid.*, p. 26.

註 ㉑ Erin Miller, "Patterns of Islamic State-Related Terrorism," *Background Report*, START (August 2016), p. 7.

註 ㉒ 林泰和，*恐怖主義研究：概念與理論*（臺北：五南，2015 年），頁 100。

註 ㉓ Europol 2016: 1~2.

註 ㉔ *Ibid.*, pp. 1~2.

## 伍、歐盟反恐的回應措施

### 一、內部行動

2015 年《查理週刊》恐攻後，歐盟「司法與內政」委員會發表《里加宣言》，強調反恐作為必須在國家層面與歐盟層面上，持續加強，尤其是恐怖主義、激進化、恐怖分子招募以及恐怖主義資助等四大面向，是歐盟內部安全的重大威脅。<sup>④</sup>學者吳東野指出，歐盟暨其成員國因此提高反恐戒備層級，2015 年 5 月執委會擬定為期 5 年（2015~2020）的新安全計畫，尋求各國的反恐合作，針對國際恐怖組織、跨國犯罪集團和網路犯罪等三大威脅，強化了歐盟刑警組織的能力、建立反恐共同標準、分享情報資訊、加強和第三國合作與成立「歐盟反恐中心」，以支援各國執法機關，控管境外恐怖分子的融資與網路宣傳，打擊非法販運槍械及加強各國邊境檢查。歐盟的這些反恐作為，嚴格說只達到治標的功效，若無治本策略的配合，反恐難免事倍功半。<sup>⑤</sup>

2015 年 11 月巴黎恐攻後，法國政府要求會員國依據歐盟條約第 42 條第 2 款，進行雙邊協助。此一條款規定，當會員國在其領土遭受武裝攻擊時，歐盟會員國有義務窮盡所能，在其權力範圍內提供協助。這是此條款第一次被會員國使用，歐盟國防部長一致表示支持以及願意提供協助。2016 年夏天尼斯與德國爆發一系列恐攻後，歐盟於 2016 年 9 月 20 日，針對加強打擊蓋達組織與伊斯蘭國達成新措施，今後歐盟將有權對任何參與或支援恐怖勢力的個人或團體，進行嚴厲制裁，具體措施包括禁止入境和凍結資產。新措施規定，任何與伊斯蘭國和蓋達組織相關的活動，都屬於打擊範圍，包括策劃或實施恐怖攻擊，參加恐怖分子訓練，提供資金、燃料或武器，招募成員，煽動情緒或公開宣揚恐怖活動等。<sup>⑥</sup>

這是歷史上首次賦予歐盟權力，針對蓋達與伊斯蘭國以及與兩者相關個人和團體進行制裁。在此之前，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僅可以依據聯合國的涉恐名單，對兩個極端組織，實施打擊或是會員國各自採取行動。歐盟此舉意在遏止歐洲青年前往中東國家參與極端組織的現象。根據新措施，被列入「外籍武裝分子名單」的歐盟國家公民，不得前往其他歐盟成員國，名單上的非歐盟公民也將被禁止入境任何歐盟成員國。<sup>⑦</sup>

註④ EU-Tesat 2016, p. 5.

註⑤ 吳東野，「歐洲恐怖主義趨向內地化」。

註⑥ European Council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EU Strengthens its Legal Arsenal against ISIL/Da'esh and Al-Qaida,"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6/09/20isildaeshalqaida/>. Accessed on October 1, 2016.

註⑦ *Ibid.*

## 二、外部行動

近期歐洲恐怖主義的根源，主要來自歐洲以外的中東地區，因此歐盟對外行動以及與中東國家的合作，尤其是伊拉克與敘利亞，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2014年10月歐盟外長採納「歐盟針對敘利亞與伊拉克反恐/外國戰士戰略」。主要的政策領域包含支持伊拉克政府，與外國聖戰士當地國家合作，強化伊拉克/敘利亞周邊的邊境管理，阻絕武器從當地流出，並在當地建立反恐能量，加強與阿拉伯國家及地中海沿岸國家的合作。<sup>④</sup>

2016年3月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採用「敘利亞/伊拉克/伊斯蘭國區域戰略」。戰略主要內容強調動員政治、安全與發展的資源，投入敘利亞與伊拉克兩國。歐盟認知到，對抗伊斯蘭國必須改善區域內政治、社會與經濟條件的條件，回應恐怖主義形成與擴散的基本原因。同時歐盟重申，強化全球反恐聯盟，期待進一步弱化與擊敗伊斯蘭國，直到2016年3月為止，歐盟已經投入64億歐元的援助。<sup>⑤</sup>

## 陸、結語與展望

恐怖主義在歐洲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二次大戰後，主要以區域性的民族解放，左派、右派等意識形態為主要訴求。從2001年開始，以極端宗教教義為訴求的恐怖活動，逐漸取代傳統歐洲的恐怖主義形態，不管是最近的伊斯蘭國或是其前身的蓋達組織，皆是要實踐「阿拉的意志」，在西方進行防衛聖戰。911後，以歐美國家為主的反恐陣線，分別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葉門、伊拉克與敘利亞等地，進行反恐戰爭，其造成的無辜傷亡人數，可能比恐怖攻擊造成的傷亡數更多。西方在沒有完善退場機制的情況下，從解放者的角色，變成佔領者，甚至加害者，使得恐怖分子找到便宜的藉口，發動恐攻，迫使西方退出中東戰場。

除此之外，歐洲內部穆斯林移民社群與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提供聖戰意識形態的土壤。最後，網路科技與社群媒體已經逐漸形成西方穆斯林與極端聖戰思想結合的平台，作為宣傳、招募與動員的絕佳工具。透過實體組織內部指揮，下令攻擊的方式，將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透過虛擬網路媒體激進化過程而受到「啓發」孤狼式攻擊。針對日益加劇的恐怖威脅，歐盟逐漸透過內部與外部行動措施予以回應。內部行動方面，希望透過成員國之間，更加緊密的資訊交換分享，外部國界管制，安全機關的密切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資助等措施，壓制恐怖主義的氣焰。外部行動，則

---

註④ European Council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to Foreign Fighters and Recent Terrorist Attacks in Europe,"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fightagainstterrorism/foreignfighters/>. Accessed on October 2, 2016.

註⑤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Council Conclusions on the EU Regional Strategy for Syria and Iraq as well as the DA'ESH Threat," May 23, 2016.

聚焦於打擊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源頭，提供當地國家人道協助，改善當地社經條件，抑制難民的浪潮與恐怖主義的擴張。

歐盟的外部行動，可視為跨出防制恐怖主義治本措施的第一步，但是除了提升當地社經條件外，必須進一步思考，如何化解中東地區遜尼派與什葉派穆斯林間宗派衝突與壓迫的現象。至於在歐洲內部，短期對於難民問題，除了滿足基本物質的需求之外，尚須注意其心理的狀態，適時予以輔導，避免走向激進化的道路。長期而言，恐怖主義的結構性原因，亦即歐洲穆斯林社群的社會與經濟問題，都需要歐洲政府長期龐大資源投入，循序漸進，耐心克服。

最後，不管是蓋達組織或伊斯蘭國，就形態而言，只是在不同地方，用不同名稱的伊斯蘭團體，在本質上則是一種反西方、反猶太的極端伊斯蘭理念，更精確的說，是以理念為基礎的一股運動。在西方反恐聯軍步步進逼之下，伊斯蘭國目前正節節敗退。但是當伊斯蘭國最弱的時候，可能也是最危險的時候。中東的哈里發一旦崩潰，蟄伏在歐洲的細胞，返回歐洲以及受網路啓發的聖戰士，將對歐洲持續構成威脅。最終，伊斯蘭國可能無法以「實體」的國家形態，繼續存在；繼之而起的是，以「虛擬」的理念方式，持續發展或擴張，啓發聖戰孤狼，發動攻擊。因此對歐盟而言，未來「伊斯蘭國」國家形態的崩解，將可能是歐盟迎接另一波更嚴峻反恐挑戰的開始。

\* \* \*

(收件：105年10月9日，接受：105年10月18日)

# An Inquiry to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errorism in Europe

*Tai-Ho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the summer of 2016, Europe was facing its biggest terrorist threat of the last two decad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15, Islamic terrorists have launched a series of attacks on major cities in France, Belgium and Germany. The EU has been in a state of panic after the attacks. Firs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rrorist ideology in Europe from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describes the threat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addition, the 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mmigration and social problems, jihadism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all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errorism in Europe. This wave of terrorist attacks has been dominated by so called “lone-wolf” actors. The EU has undertaken internal/external actions to respond to this wave of terrorism. Islamic State may continue to exist and develop in a form of “idea” and pose another serious security challenge to the EU.

Keywords: Terrorism, EU, Islamic State ( IS ), Al Qaeda ( AQ ), Counterterrorism

## 參考文獻

- 吳東野，「歐洲恐怖主義趨向內地化」，*上報*，[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81](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81)，2016/8/5，檢索日期 2016 年 8 月 5 日。
- 林泰和，「蓋達組織的戰略文化：文本、歷史、迷思、信仰」，*問題與研究*，第 55 卷第 2 期（2016 年 6 月），頁 1~27。
- 林泰和，*恐怖主義研究：概念與理論*（臺北：五南，2015 年）。
- Hitt, Juliann D.，「網際網路與反恐制變」，*國防譯粹*，第 43 卷第 8 期（2016 年 8 月），頁 52~57。
- Backhaus, Andrea, “Die Bedrohung trifft uns alle,” *Zeit Online*, <http://www.zeit.de/politik/2016-08/terror-europa-gewalt-arabische-perspektive-alltag-5vor8>. Accessed on August 4, 2016.
- Barnes, Julian E., “Europe Concerned About Return of Islamic State Militan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8, 2016.
- Dückers, Tanja, “Letzter Ausweg Jihad,” *Neue Zürcher Zeitung (NZZ)*, <http://www.nzz.ch/meinung/kommentare/junge-muslimische-instant-terroristen-letzter-ausweg-jihad-ld.106666>. Accessed on September 11, 2016
- European Council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EU Strengthens its Legal Arsenal against ISIL/Da’esh and Al-Qaida,”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6/09/20isildaeshalqaida/>. Accessed on October 1, 2016.
- European Council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to Foreign Fighters and Recent Terrorist Attacks in Europe,”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fight-againstterrorism/>. Accessed on October 1, 2016.
- Europol & Interpol, “Migrant Smuggling Networks-Joint Europol-Interpol Report-Executive Summary,” *Europol & Interpol*, May 2016.
- Europol, “Lone Actors- Recent Developments,” *Europol Public Information*, 20 July, 2016.
-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Council Conclusions on the EU Regional Strategy for Syria and Iraq as well as the DA’ESH Threat,” May 23, 2016.
- Hafez, Mohammed & Mullins, Creighton, “The Radicalization Puzzle: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Homegrown Extrem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1 (2015), pp. 958~975.
- Inkster, Nigel, “Chapter Four: Terrorism in Europe,” *Adelphi Series*, Vol. 50 (2010), pp. 79~102.
- Miller, Erin, “Patterns of Islamic State-Related Terrorism,” *Background Report*, START (August 2016), pp. 1~10.
- Nesser, Peter, “Toward an Increasingly Heterogeneous Threat: A Chronology of Jihadist

- Terrorism in Europe,”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7, No. 5 (2014), pp. 440~456.
- Schmitt, Eric, “Caliphate in Peril More ISIS Fighters May Take Mayhem to Europ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8, 2016, P A 11.
- Shaffer, Ryan, “Jihad and Counter Jihad in Europe: Islamic Radicals, Right- Wing Extremists, and Counter Terrorism Respons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8, No. 2 (2016), pp. 383~394.
- Steinberg, Guido, *German Jihad: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slamist Terror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13 ).
- TE-SAT (2016): *European Union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16* (The Hague Europol 2016).